**圆桌派第三季第14集 规则：你怎么理解规则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跨界、跨代，更加年轻，更加多元。言值就是生产力！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周轶君、梁文道、马家辉**

窦文涛：今天咱们第一个任务，先夸夸轶君这一身。

周轶君：我已经被严重警告了。

窦文涛：什么叫桃红柳绿，这是。

周轶君：你看，为了《圆桌派》我也是挺拼的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梁文道：你看，我们三个都又灰又黑。

窦文涛：为了《圆桌派》，我觉得你把你前半辈子的形象都舍出去了，从来没见你穿的这么艳。

周轶君：我私下常服是男装，小号。

马家辉：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我，为了《圆桌派》啊。

周轶君：也算也算。

马家辉：你这骗我好久了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从着装上看显然是为了文道，文道今天穿这一身，人家说谁啊。

周轶君：丘吉尔。

窦文涛：一看就是丘吉尔。

梁文道：我得先把下巴养胖。

窦文涛：你知道就是说他这个衣服，一下让我想到，英国人的规则与管束，你知道吗？英国有一个女的，好像是社会学家，叫什么凯特·福斯特，她曾经做一个实验。

这个咱们我国是非常伟大的，我没有贬损的意思，就是她就说这个排队，她想体验一下插队，她做社会学的研究，就是说我要插队，我自己是什么感觉，别人是什么感觉。

她在英国和中国做这个实验，但是她这个结论非常有意思。结果是什么，她要做这个实验吧，她在英国伦敦，她就没做出这个事，她说尽管我说我要做这个实验。

周轶君：不可能。

窦文涛：她就说英国伦敦人呢，对这种排队的那种强大的心理压力，使得她临到了她退缩了，她迈不出插队的那一步。

但是她相比之下呢，她在中国某个地方、个别地方——咱得承认，某些中国人，确实没有排队的这个喜好，这个得承认——就是她就发现呢，她能插队，她敢插队，至少她敢。

周轶君：这你的前提是，她能找到那儿有个队，是吗？

大部分情况我觉得老外，我听到的抱怨是在中国，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队，然后我听到有老外，在中国去旅行时，坐高铁排队，说你就永远也上不去，因为他女士优先，都让人家先上去，他说我永远也上不去。

他说最厉害是80岁的那个老太太说，用胳膊肘能把他们都挤出去。后来他也学会了，对，他们也学会了，也可以这么干。

马家辉：因为我去不同地方坐高铁买票，也遭遇很多这种插队的情况，后来发现还有进步了。进步在哪里呢？我最近去了，我忘记哪个城市，去买高铁票，我本来很担心被插队，很好，它前面弄了一个转盘卡着，根本你进不了的，每一次到那边要转盘，只能转进去一个人，一个人去排队，我就在那边，进不了，然后买完出来，大家完全解决了插队的问题。

所以当你是这种情况的时候呢，很简单嘛，真的有方法让你没办法插队，你不是不想为恶，你没办法为恶。

窦文涛：对，就是家辉讲的比较务实，我觉得这个最近几年，老说中国人这个事，它但是事先要说明几点。就是一个呢，这种东西肯定是跟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关系，咱们这个改革开放30年，就是肯定是不能着急，对吧，就是说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，它不能着急。

再有一个呢，确实看到进步，要不然某些极个别的行为，你就不会看到这个网上，这种万炮齐轰，那就说明公道还是在人心的，就是说你不能认为某几个中国人，或者几个游客怎么样，就都这样，这话都得说到前头。

但是呢，你们箱高铁就有个极个别了，你看那个前一阵，不是有一个安徽有个妇女，你说那个妇女，你说她没文化吗，后来有人说她是一个学校的，还是一个什么副主任呢，然后呢她为了让她老公上高铁，她跟她孩子先上了，但是高铁马上就要发车，于是她用身体挡着车门说，等我老公上来等我老公，我老公在检票口被拦着呢，等我老公上来，最后就是说把她往外拖，把她往外拖呢，她这个铁掌水上漂、轻功，啪两腿卡住了，你知道吗。

这然后呢，后来人家说今天中国的这个铁路警察，其实执法就过于温柔，也不敢哪，怕真把她夹坏了，赶快又把她弄回来，最后这事不是，你知道就前一阵吗，闹的就是说所有人都骂她。

周轶君：有时候我就发现，就是在街上我的一个观察，就中国的父母跟孩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，脏别碰。比如说小孩子要碰那个扶手、墙，脏别碰。

中国人好像你发现没有，他家里有一套规矩的，家里面可能长幼有序，干干净净，一出去那个世界对他来说是混乱的，是很危险的，所以他那个规则是要你自己去摸。

因为我们其实讲规则、规矩，我自己想是不是，其实还有一点两个意思，规矩跟传统有一些关系，好像是我们一直大家传下来的。中国人对于这种传统的东西，比如说你要尊师或者朋友之间的礼仪、道义，这些东西不管他做不做，他心里面是尊敬这个东西，他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对的。

而规则是一出去社会上的一些约定，就咱们说好了，咱们都不能那个随地吐痰，咱们都不能插队，为了是更有效的运转，但对这个东西我们是不太有共识的，所以它有一个家里和家外的，这么一个分别。

梁文道：而且还牵涉一个事情，就是你离开家之后，你是对着陌生人，我觉得那个情况就更麻烦。我们常常见到有些人就是，他对着不止是家人，对着认识的人，或者对着社交场合上要有公务接洽关系，他可以很多规矩礼貌都守很好。

但是一回头在街上，面对陌生人的时候，他会变成另一个人。我们不太懂得怎么跟陌生人共处。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我觉得，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

我记得很多年前成龙讲过一句话，不是也遭到很多的议论吗，他说中国人就是要好好管的。我觉得他其实不完全说错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我现在不常常去缅甸禅修，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情况很特别。

比如说有时候，偶尔有一些中国的，遇到一些中国的游客也来参加禅修营的话，你就很容易分辨得出来，他们有没有这种经验，有的人就是在国内，他已经参加过一些佛教的禅修营，有体验，他来了之后他很融入，马上进入状态，懂规矩。

规矩很简单，无非就是比如说我们去的那个道场，三点半起床，然后过午不食，然后整段期间不准说话，不准开手机，不准做任何禅修之外无关的事，不准看闲书怎么样，跟着时间走。

那凡是在国内有经验的人来到，他自动上轨，没问题，但是凡是那些第一次来的人，入营的时候其实规章已经写得很清楚，你要怎么办，但是没人管的。请注意，这个前提是没人管，没人到时候会三点半把你叫起床，四点半催你怎么还不下来，没人看你用手机说不准用手机，没人说这话的，没人理的。

结果一旦是没人理，而第一次来的人，他就算看到有那个规则，但是他第二三天之后，几乎天天都在发朋友圈，我在禅修，有什么体验什么的。

马家辉：偷拍文道。

梁文道：对，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在国内的这些佛教道场禅修营是有人管的，他是得有人起来说三点半了，大家起床了，大家要下来怎么样了，要宣布要怎么样，要有人来看，一旦没人看那就不行了。

所以我就注意到，这个是我们国人，我常见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什么事得有人管。

所以有时候你遇到一些情况很混乱，排队，大家不好好排队的时候，或者一个地方特别脏乱，有时候你听到旁边有人讲：这这么脏，这么乱，也没人管一管。对不对，这是我们的口头禅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个管，我就想起来。

梁文道：是不能自个儿管自个儿的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想起管这个，这个大概也得有20年前了，你想那当时是个什么什么什么状况，我听一个歌唱家跟我讲，就是说他下乡演出的时候，那下乡演出都是在那种露天的那种演出的舞台，底下的乡民们不都在那吗，那大家肯定呼呼呼地看。

后来他发现了那个维持秩序的保安非常有意思，他说你能想象到，他说那个保安，一人一个丈二尺长的大长杆子，说拿着杆子干什么，他说我一引航高歌，后排的哗站起一大片，他就听见就一声，呜就取平了。

马家辉：那管有不同的方法，我最近常想，那个往正面去想，是什么样的动力，到底是管，如何透过管让大家学习会自发呢？

怎么说呢，我最近去北京去了两三次，然后发现那个禁烟禁得蛮好的。比方说去吃那个涮羊肉，比方说对我来说，吃涮羊肉最过瘾是一边吃，一边喝酒，一边抽烟，现在没人抽烟了，很多店没人抽烟，真的自动自觉跑到外面，我都不敢相信。

那我就好奇说，那个动力在哪里，是不是总是一开始就管我问他们，连我去酒吧，大家都自动自觉跑去门口抽，是不是当初是因为重罚，真的去抓，然后大家就懂得学习。

然后我在北京有一次我违规了，说起来丢脸了，可是那个感觉很好，怎么说呢？我在北京机场出去等车，烟瘾发了，想找抽烟区，那个时候天很暗没看到，我就不管了，我就很丢脸，拿着烟就抽，点起来，有一个先生扫烟蒂的过来，很温柔地跟我说，很有礼貌地跟我说：先生，那边有抽烟区，可以到那边。

周轶君：没说罚款四百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我就觉得丢脸呢。我在想假如他很凶地对我：抽烟过去那边！我觉得我下回我还是抽的。

窦文涛：温柔给了你尊严，让你知道羞耻了。

马家辉：对，我被尊重，我就懂得尊重别人。我一看那边果然一个抽烟区，大家，大叔大妈大哥大姐，都在那边抽烟，我就低着头，我跟那个扫地的说对不起，我丢脸了，然后我就走过去抽。

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第一个规矩，这个守规矩是一个学习的行为，学习的基础是什么呢尊重，你被尊重，你才懂得尊重别人。

周轶君：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相互学习的这个特别对，我就没有那么温柔，你刚刚说那些店，什么在里面那个抽烟，我去年还是前年，我有一次我回上海，一个火锅店，我就抱着小孩去了嘛，我小孩那时候才几个月，然后里面的人全部在抽烟。

然后我就跑过去我说，他们坐在这儿，墙上写的禁止吸烟，我就是我有时候，做妈妈都很凶的， 我跑过去我说，墙上写着禁止吸烟的，我说我有带小孩来，你们不要抽了行不行，你知道他问我什么，你的小孩在哪儿呢，他觉得我骗他，然后我说在那里，看见了，他们就都掐了，结果我是一桌一桌我去说，结果大家全放下了。

就是真的，相互监督，后来我就想到其实真的，你看就您刚刚说，好像在中国大家需要有人管，好多地方，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慢慢也越来越挺好的了，但我还是举一个，像在英国还有在瑞士那些国家，他们特别逗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发现比如像在瑞士，他们连国歌都没有人会唱的，唱不齐的，但他们的爱国就是相互监督，大家要维护一种秩序。

梁文道：说不清的秩序。

周轶君：他们的人自己就会觉得，我们怎么那么烦，我们这儿的人每个人都是警察，我干点什么事儿都被人看，有一次我在那儿停一个车，等我出来，上面贴了个条说，谁教你的这个停车，就有一点就没停好。

窦文涛：那不就整个瑞士都是我们朝阳区吗？朝阳群众吗。

周轶君：对，还有一个人说他去一个商店，他去买了个东西，反正也是停车没有停好，说是谁把他的好像他的车被人蹭了，反正我碰到一个人就回来说他车被人蹭了，他也不知道谁蹭的。

后来他就有人陌生人给他打电话说，我从我们家窗户看见了，是谁谁谁的车蹭了你的车就是多少门牌号码他都知道，就是他们这种相互举报其实是非常的厉害，这就不自在，这个就不自在，有规则就不自在。

窦文涛：对，道德嘛，人家说了这个规则是要求所有人的。但是道德最好是自律的，对吧？是要求自己的，所以我就说我说别人，这家辉的精神很好，我也应该这个学习，就是说我自己做的最不好，对吧？

这个我首先要检讨，我前不久也是被酒店罚了款，就是这个抽烟，你知道吗？这里边就很反映我这个中国人的某种心态，是人家对方接待单位特别热情，你知道吧？我当然是懂得不能抽烟，但是我在登记的时候，我问了一下，我说你们这里有没有那种雪茄吧，或者就能抽烟的那种房间酒店里。他说现在我们这儿都不行了，整个全部的楼都不能抽。

梁文道：在北京吗？

窦文涛：好，那不能说哪个城市，然后我就说好吧，那就不抽了呗，其实也就没有这个瘾了，没想抽，但是接待单位的这个人太热情了，跟我说窦老师，我给你订的那个房间我看过了，那个烟雾感应器是坏的，感应器坏了，你可以抽，你看。

周轶君：就是引诱你的那个蛇。

窦文涛：当然我不能怪他，就确实我受到诱导，本来我没打算抽，他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我要不抽，对不起这个烟雾感应器。

梁文道：对不起人家的热情对吧。

梁文道：对，结果被人家，可能打扫卫生的闻着味儿了，重罚，这下我就知道，你就是说你看很多时候，咱们这个某些国人之间是不是有这种，一方面觉得这个规则是可以躲的，对吧？另一方面也是，他是为了你好，让你怎么着特别舒服，他就不愿意让你，生怕招待你有点儿让你不舒适的地方。

马家辉：这就界限很难捉摸，文道，我们在香港生活久了也知道，香港有时候另外一个极端，对吧？各种的规则，那当然，对，然后他执行的规则也对，有时候你就觉得那个界限怪怪的，很不舒服。

像最近香港就有个事情，我在我的社交平台很少转那些社会新闻，最近忍不住转了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她草根，好像平常是清洁员工，而且眼睛是不好的，有半失明状态，反正视力不好，然后她在香港某一个连锁的那种药品店商店，好像不小心拿了一些胶，那种是胶纸、贴纸。

梁文道：那个印花。

马家辉：印花。

梁文道：就是商店呢，它是你买的东西送一些印花，你收集的那些印花之后，集齐了多少张呢？能够换成一个在商店购物的多少块钱。

马家辉：对，然后她清洁工，然后她不小心拿回家了晚上，她拿回家她发现了，第二天原数归还，结果那个商店的经理逻辑也很清楚，真的法治按规矩，第一个你是拿来东西吗？是偷了嘛，第二个偷了多少钱，那个印花假如都来换礼品的话，总共好像3万港币，所以那么贵的价格的东西，我当然要报警了。

就报警抓了，然后警察也来，没办法，你不报警我就算了，你报警我要办呢，我不能吃案，要把七十多岁半失明的不小心拿了。

梁文道：所以我们现在在抵制那家店。

马家辉：对，然后送回去的人把她拿去告，你知道吗？那香港就经常有类似的新闻。

梁文道：这个规则有点太过头，就是说我觉得规则是什么呢？就是更重要就是，因为它是一套让我们在跟陌生人，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跟陌生人打交道，现代社会这么复杂，那么你跟陌生人相处的时候，规则，怎么样逐渐学懂、内化它。

其实规则包含的另一面是什么，就学懂约束自己，学懂意识到其他人的存在，规则不是为了你存在，规则是为了其他人的存在而出现的。

那这里面就说到，我们常常讲如果我们过去认为，中国人不太容易守规则，有时候是因为，今天就纯粹讲现在中国人，有时候让我感觉有部分人不太容易意识到，其他人在世界上也活着，这个简单的事实。

窦文涛：我跟你讲，就是因为什么呢，你比如说我老是觉得，就是这个想起我们当年那个电台，有个女主持人，她家里在这个农村，那是二十多年前了，二十多年前了。然后呢她农村里的父亲，知道我们在电台，在广东电台嘛来找他，她跟我是同事，说她女儿在哪儿，我说那个她不在，我一直记得他父亲说，那你在那喇叭给喊喊，他以为广播电台，他让你给喊喊。

你知道吗，他想到的是那个时候有些农村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有那个大喇叭，大槐树上有个大喇叭，有什么事？你给喊喊。

马家辉：全广州市民，文涛回家吃饭。

梁文道：在全广东人民。

窦文涛：广东人民喊喊，对吧？所以你就说，知不知道有他人这件事，我见到的有些人，包括今天有些富起来的人，那真叫旁若无人，那是很高的一种表演状态，就是他不知道有别人。

前一阵有一个著名的画家跟我讲，我觉得他说我这两个朋友真有意思，他说那个他们都很有钱了、发财了，想投资艺术品，有钱了想买艺术品，就跟着我玩了这么几个月，他说搞得我好尴尬。

他说比如说我带他们说去纽约，到一个著名的收藏家的家里，让人家把人家珍藏的，那个家里的珍藏拿出来看，他说这俩哥们从进人家家门，倒是穿着西装进人家家门，一人拿着个5D Mark II，这么大个儿的一个大相机，就拿着哈哈哈进来，人家老外颤颤巍巍的把那个一拿出来，两人二话不说，咔咔咔。

周轶君：总比拿个手机好；

窦文涛：一通猛照咔咔咔，然后后来说第二天去那个大都会博物馆吧，去大都会博物馆呢，有一个那么文物的一个讲座，在其中的一个厅。开始他们参观，后来就走丢了，走丢了呢，画家这一行人就去到那个讲座厅里去了。

然后这俩哥们儿呢，还是他背着个5D Mark II，一下转到一个正在讲座的这个报告厅，就好比文道正在讲座，大家鸦雀无声在听，然后他一进门，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，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个情况，你们在这干什么。

梁文道：比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时候我们在国外机场候机怎么样，当然我们今天的中国游客，首先要讲其实跟以前是很不一样，大家印象中中国游客，有很多很负面的形容词在国际上，但其实我今天遇到，绝大部分的中国游客，其实非常优秀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必须负责任地说，这我跟你感觉一样，就我现在在国外，我觉得那是少数，就其实真的不能认为，大多数中国人现在是那样。

梁文道：因为中国人爱面子，我们以前老讲这个，中国人因为太爱面子了，所以现在其实比以前反而更讲究了。

窦文涛：而且我觉得正是这几年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公众讨论有好处，你别觉得是揭你疮疤，你发现没有，大家说一说，大家骂一骂，你明显感觉到，大家都有点注意自己的行为了。

梁文道：对，但是就偶尔，我还会遇到个什么情况。比如说我最近一次在一个国外的机场候机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深夜的航班，一两点才飞，大家都知道都中国来的，当然也有很多中国客人，就只有一个中国客人这样。

那个人看起来，应该是个有钱的中年太太，我怎么知道她有钱呢，因为她的行头，你知道一个人穿的名牌，名牌都在说话的。

窦文涛：丘吉尔在说话。

梁文道：没有，名牌说话是它用招牌说话，它无论是H也好，是L也好，是G也好，还是C也好，那个标志越大，她的音量越大，她在对全候机室的人在广播，就是我是谁我是谁，她的全身上下都是那些牌子。

但是比她这些牌子的音量更大的呢，是她的手机的音量，因为她在用视像通话。那个时候是半夜一两点钟，全部人都昏昏欲睡，然后她拿着个手机，隔着很远（喊）：怎么样，你看到我了吗，你瞧瞧，然后全整个候机室一下子都惊，然后所有老外都懵了，这怎么回事，以为是要报火警了还是怎么样，她就完全没意识到，其他人的存在。

但这就跟规则无关，因为从来没有一个规则，就是如果候机室很明确地说，进去之后请关掉手机，不要用视像通话，她也许会听；如果有人来督导，她更加会听，但是如果从来没有把这个规则写清楚过，这种不言自明的，这其实是一种公共场合的潜规则。

窦文涛：我又一个电影公司老板的朋友，上次给我学的，把我笑坏了，说是他坐那个头等舱，然后旁边来了这么一位，后来分析应该是头一次坐，也还不知道什么，反正往那儿一坐你就听他，就直接视像通话就来了。

我那个到北京，我跟那个冯小刚约了吃饭，那个什么你们这个什么，说了这么一通，然后坐那儿就开始就顾盼自雄，左右来回，主要是旁边有一个，你记得那个座位旁边有个阅读灯吗，看看左右每人，拿过来，来杯橙汁，他以为是麦呢，来杯橙汁，把他给笑坏了。

而且还有另一个问题，你就比如说这个刚才轶君讲的，他有的时候，你比如说这个有些人不爱守规则，比如说中国式过红绿灯，后来我发现问题得辩证地看，跟规则的制定有没有关系。

你比如说那一次人们就说，说中国人凑齐一小撮就闯红灯，但是你有没有考虑到，在很多路段，机动车走能长达几分钟，但是给行人的绿灯就十几秒，给行人的绿灯就十几秒。

周轶君：对，我发现其实今天在中国的话，我觉得所有的就社会规则方面，这种行为秩序方面，其实每个个体都是在进步，规则的制定也是有进步的，在上海现在就是规定了行人的路权，就是车子如果看到人，一定是先让的。

但是我就发现，就是家辉刚才说的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，他发现其实中国人常常在抱怨，规则本身不合理，我为什么要遵守？这个事情其实除了我们讲的社会上的秩序以外，我们心底里，我们的哲学，我们的处世哲学，经常就是这样。

如果我真的按照你这个规则做，其实好像好傻啊，是不是，如果我不遵守，我超过去，有什么办法，好像我能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，是不是我们内心有一种超越这个。

窦文涛：你讲到文化基因呢，这个确实说起来就有得聊了。就是说呢，你看过去咱们听过一种理论，比如说西方人，要叫我说就觉得，有些时候守规则到了轴，咱就觉得太轴了，不知变通。

但是他们讲的，比如说西方这种契约精神，源于跟这个他的信仰很有关系。比如说是基督教，它是好像这个契约，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立约，所以他脑子里，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，就咱人跟上帝所立的约，这个本身就有神圣性，他是不容你这个利用的。

周轶君：我也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，是这个文化基因，或者说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有时候大家说，在西方就是因为有这个信仰，他们个个都是圣徒，我不这样认为其实。

我最近看了一个，我觉得是个史料，但是像个段子一样，他说那个亨利八世，他是在英国就是英格兰国王权力达到最巅峰，因为他自己，他去了个老婆以后呢，要娶这个王后的这个侍女，他要把那个王后先休掉，他以前不能。

梁文道：安妮·博林，对。

周轶君：对，那个不能离婚，他是那个第一个，那个凯瑟琳。

梁文道：那个西班牙人。

周轶君：对，然后他就跟那个教会，把那个教会的权力就也拿过来，政教合一，他很大权力了，好了，娶了那个侍女以后，侍女过几年他也不喜欢了，又要娶这个侍女的侍女，要把他的第二个老婆也要杀头，那他要找个罪名，她就说她这个通奸。

那好了，那他当时已经是国王，权力很大，他也不能说，我说你通奸你就通奸，我得召开这个听证会，六十多个贵族法官坐在那里，然后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说出来，跟什么人在一起，这个男的长什么样子，包括什么尺寸，说的什么话，各种，所有细节，包括国王本人的身体特征什么全都要说出来。

这个法庭最后是判了那个安妮·博林，他那个王后的斩首，但是他得走这个程序，他所有的程序他都得走，就让他自己很丢人，他说当场有一个贵族就问了，说这个我们干吗还要走这样一个程序呢，那个法官就说，这里是英格兰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看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，我看过有一次有人说，说这个田忌赛马的故事，现在还有没有在小学课本，当然这哥们儿说的也有点太极端了，他说这样的东西，不能再出现在课本里，不能再这么教育孩子了。

他说田忌赛马，这是中国人当成一个智慧，其实要照我说呢，我后来仔细辨析了一下，在《史记》司马迁的记载当中，就说这个孙膑跟田忌出主意，你不是跟齐王赛马老输吗，这个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边，描述就说他就看到，他么这个赛马，马都分成上中下三等，并没有很明确地讲到这个规则。

然后呢，孙膑就说我有一招，能让你赢，你下重注绝对能赢，你就拿你的这个下马去比他的上马，你输了一阵嘛，然后你再拿你的中马，比他的下马，拿上马，比他的中马，最后就是三战两胜，你赢了。

所以后来有的人就说，你要是这么老教孩子，他是不是会培养起规则是可以利用的，可以绕行的（这种意识）。

马家辉：没有啊，你刚说的是它没规则。

周轶君：它有这个规定，但那个马没有身份认证，马没有检查你是什么马。

马家辉：那我可能没有听懂，它不是规则，它是默契，他说它没说明什么叫，一定要上马对上马。

窦文涛：有，我就说这个地方我做了考古，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里，我认为这一点没说清楚，只是说他们的马分成上中下三等。

马家辉：这是默契，君子默契。

窦文涛：但是在民间故事当中，是这么说的，本来是上等跟上等比，中等跟中等比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规则就是明确的，而孙膑出的主意，要按照民间传说的这个说法讲，无异于犯规嘛，是吗？

梁文道：不过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我觉得有时候，它还不一定是什么文化基因，当然文化基因不是不重要，但有时候要改变一些我们觉得不令人满意的状况，可能是需要提供一些社会的支持或者资源的调配。

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讲，你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愿意遵守，过马路要走一定的安全道路的一个规则呢？很简单嘛，你增加行人的方便。你如果整条马路，比如说5公里的路面，没有一个斑马线，没有一个红绿灯的话，那人人都穿越马路了，对不对？

那同样的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些地方，你觉得怎么垃圾那么多，通常你仔细看，只是因为那个地方垃圾桶不够，你给足了垃圾桶，他就不会那么乱扔了。那你再透过很多的社会的、现成的制度的改变，能够改变很多东西。

你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，最近几年我们如果去日本，包括去台湾旅行，你会注意到一个现象，你手上有一个垃圾吃完什么，你要扔很困难。

窦文涛：对，我一直拿着走几里地。

梁文道：找不到垃圾桶，为什么呢，因为他们在鼓励大家少制造垃圾，鼓励垃圾分类，街上的垃圾桶，它不好分类，所以他们慢慢变成，养成一个习惯，尽量不买、不用那些用完了，就马上要丢的东西，不用那些塑料包装。

自己带东西出去、装东西出去喝，或者怎么样呢，我自己带一个垃圾袋，我今天吃完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喝完了，把那个垃圾丢在自己的垃圾袋，放自己的包，回家之后我还能自己分类。

所以凡是垃圾分类做好的国家，你注意它们也是用这个策略，就是透过路面减少垃圾桶，它的前提是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不会扔垃圾在街上了，所以我减少垃圾桶，你们就变得是不会在街上扔垃圾，然后被迫你要把垃圾带回家。

马家辉：那需要水到渠成了，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，他基本上就是研究行为经济学，就是规划这一套，他举太多类似的例子，其中一个我们男生都知道，就是说上厕所，然后那个尿尿的尿盆，会经常撒到通地都是尿。

窦文涛：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

马家辉：对，他其中举一个例子，那是应该是德国还是丹麦的发明，那个专利，就是尿盆里面放一只小苍蝇在那边，你就会瞄准它。

梁文道：你们女孩子应该没见过。

周轶君：什么意思？

梁文道：它是这样，你知道尿盆大概什么形状吗，虽然你不怎么进男厕所。

窦文涛：我尿过，对，尿小苍蝇。

梁文道：它在这个尿盆的底部附近，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小苍蝇在上头，它是在引导你，下意识的把这个尿是对着它来撒。

窦文涛：精准一点，给你一个目标，这事你跟女的没法聊。

马家辉：没有，我要补充一下，基本上那个苍蝇，不会在尿盆的底部的，因为当你瞄准它，尿歪了已经太晚了，尿到地上，是在尿盆的中间。

梁文道：底部往中上一点。

马家辉：中间中线，然后你要瞄准，有时候我跟其他男人，上厕所还是比赛，看谁尽快把苍蝇打下来。

窦文涛：怪不得最近我发现家辉，干什么事准头都提高很多，他天天练就是不一样。

马家辉：那当然了，要瞄准。

窦文涛：这说明规则实际是个双向的、互动的，一方面你说守规则，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如何入情、入理。

你比方说我听过那么一个，美国什么哪个州的法官，比如说判一个案子，说交警开了这个罚单，你看他是有规则的，比如说9点这儿才可以开始停车，结果那哥们，8点50停了，法官他这个时候有个自由裁量，法官就可能不罚了，就是说我认为时间已经够接近了，就可以了，这是在有规则的情况下，有的时候它也有网开一面的一定的弹性。

再有一个你包括，说实在的，咱就从历史上讲，文道，这事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为什么今天有些家长就是说，我该教孩子守规则，还是不守规则？你这纵观人类历史，有那么一句话，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。

就是过去有一些不适应于时代的规则，那么你社会要发展，你比如说广东，很多人做的这个事情，实际上他得是绕着这个规则走，如果不这样，你看当时邓小平南巡，就是说胆子要大一点。

你得敢闯，你像当年蛇口招商局这个袁庚同志对吧，当时很多开拓的，应该可以说，是一些无规则的地带，甚至是有规则，但是他设法绕开这个规则。那如果没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你往往带不来一个新时代的进步。

即便美国也是这样，说早期资本主义，咱都知道，西部牛仔那个时代，最早期那甚至很野蛮的，跑马圈地，你跑马跑多远，你圈多大一块，这就是你的。所以为什么西部片有个历史基础，砰砰砰有时候就动枪，那争到了，然后社会再制定规则，保护你的私有财产。

但是你这个头，你这个原罪，你是怎么来的，所以这个问题，从这哲学上，你该怎么看这个事？

梁文道：我觉得其实规则，如果是为了要跟陌生人相处的话，我们是不能不遵守。

你比如说做自来水厂的一个工人，他有一天早上不守规则，该做的一个程序他没做，整个城市的人，早上起来喝的水，都是有问题的，那怎么办？只要今天我们一个人，不守一点小规则，我们都会牵连到其他人的生命，现代社会复杂到这样，所以你不能不守规则。

可是问题是，所谓的规则是要用来打破，指的是什么呢，通常几种情况。

这个语义上，我觉得要辩明的很清晰，一种就是所说的规则，也许是商业社会的潜规则，或许是一种思想上面的一种大家遵循的模式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讲到，是一种类似法规的规则，却不应该是说，它是定来用来被打破的。

如果我们真觉得，随着社会的变化，时代的进步，它不合情不合理了，那我们应该用合规则的方法，来改变这个规则。

窦文涛：你说的这个对，这就是很多人的思路里面有一个，就是说这个结果对了，那我即便违反了规则，往往还会受到赞赏，说你看他有勇气，突破了。

周轶君：因为中国人最看重的是效率，就是这个事情最快好省能做完了，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结果。但是效率这个事情，它是最显而易见的，每个人看得见，我这条路我找10个工人来修，但是他周六周日，他都要休息的，我肯定没有你全天候那样快，对不对？

好，他干完了这条路，因为他效率高，这个东西显而易见，但这个背后很多可能是，那个工人可能会累死了，然后你长远来看，这些东西往往是你看不见的。

所以我们会觉得，突破规则好，但实际上你突破规则，最后会也有代价。所以刚刚那个文道说的，你要用一种符合规则的办法，去重新建造这个规则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对。

马家辉：那可是里面有一个问题，要用守规则的方法来改造那个规则，而那个规则刚文涛说，在情在理才行。

我举香港的例子，我们都知道香港几乎好多，我不敢说所有人，好多人是最不守规则在一个点，在哪里，违章建筑，对不对，我们叫僭建，真的，你从最有钱的人、最高官到下面，我们那草根甚至跟草根的百姓，你随便去一家，一个家里，几乎大大小小总会抓到，那很简单，坦白说，为什么这样呢？

其实因为那个很多规则不在情在理，比方说你要买个房子才80平米，你要盖，想弄养花，养一个花草什么，你可能要申请，要等九个月，一年五个月，然后再去花钱请三个，什么认可人士来看，来左弄右弄。

梁文道：有没有结构安全问题。

马家辉：然后还可能还要等待，所以说那种繁琐的规则，根本不在情在理，还有一点呢，说回来地产霸权，当我几百万买个房子是80平米，我只要偷偷多弄了8平米，我就多赚了10%，我从那个地产霸权地产商手里赚回10%。

周轶君：有正义感，正义的犯罪。

马家辉：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首先要了解说，对啊，其实当年好多年前的， 定的种种的关于违章建筑的法规条例，真的是合理吗？还是不是那时候的殖民时代，英国官员，很简单嘛管嘛，一定的法就这样管，哪里合理，哪里不合理，你首先要明白那个规则，承认是有问题的，然后也明白整个大环境地产霸权呢，多可怜了。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马家辉：你不觉得那个法。

梁文道：你要首先觉得它有障碍。

窦文涛：你要觉得这个法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是不是咱们自己全僭建，全加建违章建筑。

马家辉：我没这样说。

窦文涛：对，你肯定是通过程序，所以你知道，我为什么老讲这个文化基因，因为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，都不知道对不对了，但是有些人甚至归罪于就中国禅宗，就是讲究不立文字，然后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就是直接到目标。

然后就是说，他就说还有一路可以不用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走过来说，说你可以直接到那儿。

周轶君：顿悟。

窦文涛：对吧，所以他们就说，这是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服，你知道吗？我其实觉得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真的就是它在最高的巅峰处，有那么一点糊涂，就是它不是。

你比如说我有时候跟德国比，跟日本比，他们的优点秩序规则我看得到，但是有时候我看中国的东西，表现在中国比如说书画上，我有时候觉得那种在这个若有意若无意、若有法若无法，确实是一种很高妙的境界。但是呢，放在那儿好了，就是你要是一个落实。

周轶君：过马路都要境界的话。

窦文涛：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现在体会到这个代价，就你们说的就是说不择手段，达到目的这个代价，你知道这种精神，有一段时间还是，我甚至认为直到现在都是一些企业内部鼓励的精神。

当年有一本书叫《狼图腾》，这个《狼图腾》我就客观的讲吧，它作为一个文人的梦呓，或者作为一个他的一个话语，对吧？是可以成立的对吧？但是你要把它当成，跟企业之间、商业之间打交道的规则。

你比如说有的这个企业，我最近有时候碰到这个事，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，就是他教他的下属，就是说这事儿他同意，咱们固然干，他不同意咱们也一定要干，怎么办，偷偷的干，不让他看见，只要干了就行了，干了就是好的，我们不用跟。

后来我就发现了呢，我就恼怒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见着你们，在你们的公司里头鼓励你们的员工，狼性是吧，叫不达目的死不瞑目，对吧？不择手段，我说鼓励你们有没有狼性精神？我说了一句妙语，我说可是你要明白，狼最后没赢过人，你在人类社会里你当狼，我说你的下场能赢吗？狼现在在哪儿呆着呢？你应该当人，你应该教你的员工做人，你怎么能教你的员工当狼呢，你知道吗？

梁文道：你刚才讲的狼性这个事，我们很常错误的，利用了很多生物的隐喻在对社会上面，像你刚才讲的很好，人到最后是把狼给收拾掉的。

窦文涛：对啊。

梁文道：但是我们总是很崇拜一些猛兽，比如说鹰、狼、狮子、虎，我们常常强调大家要学这些食肉动物，但是你如果真的从动物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他们到最后都是很失败的，到最后赢的并不是狼，而是羊啊。

窦文涛：丛林法则，最后没赢啊。

类似的：我们鼓励丛林法则，就是你一定要胜过别人，其实你如果从物种来看的话，羊绝对胜出了，为什么？羊因为成功的，因为它提供服务人类，所以羊第一从数量上来讲绝对超过了，狼今天被扑杀到已经要被保护的地步。

然后第二，羊又因为人太爱它了，所以羊的很多的物种的多样性，今天又被重新发掘出来了，狼是变得越来越可怜，就是你今天在欧洲要找狼很困难。现在其中一个问题，你知道欧洲现在其中你们瑞士就是在发生在，因为过去20年大家说狼太少了，要保护狼，所以保护了一轮之后，现在狼又出来了，然后狼一出来又去对付那些羊了，所以现在又发生问题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我就跟他那公司老总说，我说你玩了半天狼，最后你就当心混成那个濒危保护动物，你知道吗？这社会里没有你生存的空间。

马家辉：我在想象，假如我是那个小孩，因为我也听文道说什么都从物种的角度，我会这样回应的，我说涛哥，你刚说到最后人是赢，问题是最后，他们赢了吧，这一刻我先赢了你，在他们干这种事的时候，他们不想最后。

梁文道：先当狼后当人。

马家辉：对，什么什么物种，最后又羊赢了，最后吧，可是眼前我先要赢，而且说到最后赢的不一定羊，文道，从物种角度赢的最厉害是什么，蟑螂。

梁文道：对，当然。

马家辉：蟑螂嘛，对不对？这数量来说，年龄来说，都是蟑螂，蟑螂最黑暗，最懂得跑来跑去。

窦文涛：但是他们可能就认为羊和蟑螂这么卑微的生存，他们有了蟑螂，螂格，他们有羊格，他们有人格吗，但是我觉得你翻过来说，难道狼就有人格吗？

马家辉：它不需要，我这个时刻我赢了，我吃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当然你跟他这样讲，那个年轻人按道理应该感动的，可是他做还是做狼，你就当人吧。

窦文涛：就要眼前快，就要眼前快，哪管身后事，就是这样嘛。但是你说这种秩序，尊重秩序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，我也觉得很有意思。要不我说我自我检讨，我也不尊重程序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
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但一个失败的中国人，就是说我有时候也真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禅宗，对吧？就说这个直指人心，就是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，我这个就是说你一个人对于我们最终达成的终极目的，你要念兹在兹，你的一切努力是向着那儿。

如果从这儿走能到那儿，那就从这儿走，我心里都有这个，因为什么，就跟他们讲印度一样，说印度搞这个程序，投票，这议员们打的连个公园20年你也盖不起来，你知道吧？这就讲程序，这个议会里边打来打去，打来打去，整个的这个过程，它是不是一种极大的消耗。

梁文道：没有，我们今天也许说印度是什么，他有他的这种西方民主在实行，但是那套民主在印度从来都是被印度化的民主，就是印度是由印度落在自己的一套。

你比如说你今天在德里，在很多地方你都能够碰到有那种小孩，那种年轻人，二三十岁就是你要搞定什么，他都能帮你搞定，你要跟他弄本什么通行证，去锡金那些中国人不能去的地方，没问题，我给你搞定，还真给你搞定。

然后你要跟他说，比如说我明天就要个保时捷，行，然后给你弄一个，但是整个车是改造的，根本不是保时捷，但是它样子弄得跟保时捷一模一样，24小时办得到，你要讲效率，他们也都奇高，就他所有人也都是那种野心，那种要打破规则的动力，那种就是见缝要插针，那种逐利而往那种狠劲，我觉得今天的印度，我最近几天发现，现在的印度要比现在中国恨多了。

难怪大家说，再过十年它人口红利一上去，你真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情况，是吧？

窦文涛：：你的意思它也是埋藏着狼。

梁文道：那它太厉害了。

周轶君：这个初衷就是说，你不管是干什么，你到底最后想得到什么东西，你刚刚说到那个修禅的这个我不懂了，您更清楚了。我最近听了一个大法师讲的，他说有的人他真的能修成到那种，我们说悟，开悟的那种境界的时候，他说但其实真正修行的人说你不能停留在那里，就那个境界很好，你特别喜悦，但他说你不能停在那里。

梁文道：那只是修到禅那而已。

窦文涛：一个阶段而已。

周轶君：他说有的人要这往上，其实最高境界可能他本身也就没有什么所求了。

马家辉：佛教蛮好用的，是刚说到的种种规则，说回来我觉得佛教我经常挂在嘴边了，方便法门，当我想打破规则的时候。

窦文涛：就方便了。

马家辉：多好听，没关系了文涛，方便法们，实际上就是到了一个境界。

窦文涛：是不是东方哲学里边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方便道。它这个方便道，也给很多的逾越规则提供了一个借口。

梁文道：那这个也只是中国人才这么爱讲方便法门，你原来的比如说我常常讲玄奘法师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。他是中国最出名的和尚，人人都知道他，人人都知道西方取经。但是大家知道他取了什么经回来嘛，大家知道他取经回来要干嘛吗？他也创立一个宗派，慈恩宗，也叫法相宗，在中国，就中国就传四代就没了。

所以你这样看，为什么这么有名的和尚，他创立的宗派传四代就没了，因为他太不中国了，他那套就很印度，印度那套东西是怎么样？印度佛学里面是要讲很非常严格的程序规则，比如说辩论，他们一天到晚辩论，辩论的整个流程是有详细规定的，一个字，一个流程上面的那种细小错误，就决定你会失败。而且那个时候的参加辩论，很多人是生死辩论。

比如说我答应参加一个辩论，我输了，我割头，都是这样的，那非常严酷的。但是对中国来讲，这何必呢太繁琐了，而且那个推论的过程太细密了，什么一个心理现象还要先首先分析出68种不同的这种元素的作用。然后这68种元素又能够互相搭配出几千种的什么，一想到头都大了，我们还不如直指人心。

窦文涛；对对对，所以以我这个浅薄的所知，这是玄奘带回来的这个唯识宗，相比之下是佛教宗派当中最讲逻辑的，最讲复杂的很，很哲学的。

但是文道，你要反过来说你也不要忘记，当年玄奘取经唐太宗说那个关哪，关了不准出境，他可是偷偷出去的。

来打我：没错，

窦文涛：所以你看这个历史说起来。

梁文道：而且一路上也被人方便。

窦文涛：一路上行方便，而且不止，他回到来多有弹性，对不对？找皇帝写序，找太后写序，然后甚至于据说某些还有抄袭的是吧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吧，你看《西游记》孙悟空一路犯规，但是他的终点是取到真经。

周轶君：但他没有只翻一个跟斗就取经，还得过九九八十一难。

梁文道：这就没法直指人心。

马家辉：要付出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还是要一关一关的过，按照程序走，付出。

END